“我是歌手”:一场众人瞩目的真人秀(2)

◆ 王鸿谅

悬念的设置

“谁会赢”的悬念，贯穿了每一场比赛。问题是，如何在录播节目里，依旧保持这种悬念？仔细回忆一下，在每周“我是歌手”播出的时候，是不是几乎很难看到剧透？不要以为这一切都归功于保密协议，其实不只是电视机前的观众，连参加录播的大众评审和观众，其实都不知道答案。500名大众评审，在投完票之后就得全部退场，他们并不会比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更早知道结果。连返场表演这个环节，在节目录播的时候，都可以成为“谁已经被踢走”的完美掩护。

在现场录制的时候，返场歌手和比赛选手一样正常出场，全部表演结束之后，主持人才会补录一句“下面有请返场歌手”。然后一切戛然而止，谜底要到下一周，坐到电视机前才会揭晓。因为是提前一周的周四来录制，所以500名评审的投票，也是在完全不知道谁是返场歌手的情形下完成的。这也会造成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，如果返场歌手表现得足够好，就可以分走现在足够多的票数，对新来的补位歌手或者是踢馆歌手造成极大的威胁。第一季里的尚雯婕、第二季的杨宗纬、第三季的张靓颖，都在返场表演的环节上非常出彩。

在绝对的票数公正和悬念之间，导演组显然选择了后者。在明白了这个逻辑之后，就不必再惊讶三季里变来变去的赛制，和永恒不变的洪涛导演宣布结果的方式。不管是补位还踢馆，“我是歌手”一直在寻找的，都是悬念的设置方式。只有把谜底留到最后，才能一直牵引住观众的情绪和注意力。

故事从选择歌手就已经开始了。歌手们愿不愿来是一回事，但请谁不请谁，是另一回事。

按照韩国的“我是歌手”原版，7名歌手所代表的音乐元素，必须是不同类型的，山河老师告诉我们，“要有民族标签的声音，要有年代标签的声音，要有摇滚，要有行业风格和个性标签的声音”。所以，在节目的筹备前期，洪涛团队和专家组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，山河说，“就是请谁，不请谁”。最后列出来的名单，要符合原版的基本构架，又要符合我们音乐市场的特殊性，“有一类音乐标签特别明确的歌手，是不能邀请的，我们要保护他们”。这个说法，多少令人有些惊诧。他解释说:“比如郑钧、许巍这样的歌手，就属于音乐标签特别明显的，那种律动就是他们的符号，你让他站上这样一个舞台，改变风格去唱别人的歌，不见得是一个好事情，所以，这样的歌手，我们是要特别保护的。”

“我是歌手”的版权，湖南卫视2011年就买下了，正式筹备节目，却是2013年。其中的缘由，已经是被大家熟知的标准版本，“限娱令”之后，“超男超女”选秀等于上了黑名单，紧接着浙江卫视的“中国好声音”出来，通过新的节目形式，一下子把选秀这个事情，从草根娱乐拔高到了艺术的程度。这意味着，为了收视率，湖南卫视必须拿出更新的节目形态。被搁置的“我是歌手”，是一种冒险，也是一个机会。

情绪的唤醒

最初去韩国考察“我是歌手”的，甚至都不是洪涛团队，按照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，他的团队是在台里节目竞标的最后一刻，连夜写好竞标方案冲上去的，对于能不能中选，当初心里并没有底。这种说法相当谦虚。虽然在“我是歌手”之前，他一直只在幕后，全国的电视观众并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在湖南台里，洪涛的团队，早就鼎鼎大名了。就算你没有听说过“音乐不断”这个节目，你肯定也听说过2005年的“超级女声”，和接下来的跨年晚会。洪涛的强项就是音乐节目，从电台DJ到电视音乐节目制作人，他对这个领域的了解，最初是扎扎实实通过8万多盒磁带累积下来的。

洪涛赶上的，算是中国内地音乐行业的好时光，消费者当时有一种饥渴的参与，用真金白银的购买，来表达他们的喜爱。可是，接下来，唱片行业却并没有等来真正的春天，脍炙人口的歌曲和专辑，不是越来越多，而是越来越少了。没有几个歌手，能够纯粹靠演唱会荣耀体面地生活，大部分人都是活在商演市场里，曝光率和商演机会，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闭合循环。这或许可以解释，我们的音乐选秀，为什么一直有足够的土壤。用山河老师的话说:“这个行业需要动静。”

这种选择，已经是一个基调。你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“共谋”,但它不是阴谋,而是光明正大的“阳谋”。“我是歌手”不是对乐坛的颠覆和批判，从一开始，就是决定跟音乐市场共舞的节目，用山河老师的说法，这个节目里，把成名歌手“拉下神坛”，从一开始就不是贬义，只是悬念的设置，一个“心跳的过程”。用采访中一位音乐人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一个正能量节目”。它舍弃了人性里那些冲突和阴暗的部分，它需要的真人秀戏剧性冲突，完全要建立在“真善美”之上。这也是山河老师并不避讳的部分，观众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他的点评，全部是夸赞,是他不懂得批评吗？当然不是。“挑刺是最简单的事情,但这个节目不需要。”山河说,“导演组给我的任务，就是必须要夸赞，必须要陪着歌手，把他们作品中的含金量提炼出来……提升观众的对音乐的关注和收看习惯。”

这种“正能量”的传播，恰恰也是乔顿·博格教授研究中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“情绪唤醒”。那些积极的情绪，让人敬畏的、兴奋的信息，可以实现生理上的“高唤醒”，让人积极地参与，心甘情愿地去分享和传播信息。不管洪涛团队的设计初衷是怎样的，他们在三季节目里，在这种情绪唤醒上，方向始终没有变过。除了比赛现场，观众们能够看到的真人秀部分，30多分钟的内容，是从1000多分钟的素材里剪辑出来的，仔细回忆一下，是不是全部是积极、敬业、温馨、相亲相爱的画面？

“我是歌手”是一个配备了“编剧组”的真人秀节目。这不是一个秘密。编剧组组长孙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候，早就说得很清楚：“最早在看韩国版样片时，我们就隐隐感到这个节目除去唱歌的部分相当庞大而复杂。”为此，他们成立了20人的专业编剧团队——为真人秀部分服务。“歌手们舞台之外的所有碎片，交谈、玩笑，对同一件事发表看法、针对出场次序和结果的反应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所以才能做到琐碎中有秩序，随意中有推进，牵引着每一个90分钟的‘剧情’。”

这个编剧团队，由曾做过“超级女声”、“舞动奇迹”“挑战麦克风”等节目的编导、“变形计”主要导演和其他节目的骨干责编组成。他们大多是新闻节目出道，平均从业年龄在10年以上，甚至有编剧是有近20年工作经验的纪录片导演出身。基本上每个编剧“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做一个歌手的编辑，包括收集他的人生历程、图片、影像、采访（包括官方报道和副线报道）”。按照孙莉的说法，“以前我们做一个节目,编导最多是写一个台本,但是在‘我是歌手’里面,要做剧本结构讨论,撰写成文拍摄参照剧本,剪辑剧本”。“开始之前，全部要预想到，这绝对不是简单地跟在艺人后面拍，而是在事情和这个人来到前，都已经预判到了，知道可能会发生A、B、C几种情况，在这种情况下要有准备地知道拍摄这个场景用怎样的表现手段。同时还要知道同时段发生的其他事情。”

共和国记忆

李菁

28.志愿军三战三捷

“我们是听到广播以后，说他撤到汉城，彭老总马上下令:夺取汉城(今首尔)!汉城有座大桥,李奇微亲临汉江大桥桥头指挥,但老百姓和军队混在一起往南跑，他在桥上堵也堵不住。我们一下子追到北纬 37 度线,打到水原一线。”杨凤安说。

正在军队向南乘胜追击时，彭德怀又一次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。“彭老总判断敌人是有计划地撤退，准备在大田大丘一带建个防线,如果我们进到那里,战线就拉开好几百公里了，后边部队还都没上来呢。另外,美国的主力没有受什么损失,又占有绝对的海空优势,如果再来个第二次‘仁川登陆’,那我们比朝鲜人民军的失败还惨。”彭德怀的意见得到了志愿军其他领导人的支持，于是志愿军主力后撤到汉城以北。

志愿军三战三捷、把“联合国军”打过“三八线”、占领汉城的消息,让国内也欢欣鼓舞。那时候也渐渐出现一种论调:“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的”；乘胜追击,“把美国人赶下海”的日子也不远了。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彭德怀的决定,最大的质疑来自苏联人拉佐瓦耶夫。拉佐瓦耶夫曾是“二战”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。苏军撤回国后,他改任苏联驻朝鲜大使,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。

“第三次战役结束以后,朝鲜开了个会,拉佐瓦耶夫在那儿就说中国志愿军八大罪状,朝鲜的内务相朴一禹是从延安去的,他就把情况向彭老总讲了一下。”1951 年 1 月 5 日,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在君子里召开。1950 年 12 月,经金日成与彭德怀商议,志愿军司令部迁至君子里,成立了中朝联军司令部。

金日成与朴宪永、苏联驻朝鲜大使兼军事顾问拉佐瓦耶夫都前来参加这次会议。杨凤安曾多次陪同彭德怀会晤金日成，在他印象中,“两人关系很好的”,彭德怀对金日成很尊重，金日成也非常尊重彭老总,“他听彭老总的,彭老总怎么说他都听”,但是拉佐瓦耶夫态度并不一样。

而这次会上,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怀的激烈争吵,也让杨凤安终生难忘。“会议之前金日成、朴宪永、拉佐瓦耶夫谈这三次战役的问题,拉佐瓦耶夫的基本观点是,朝鲜战争可以速胜，说古今中外没有在胜利面前停止追击的,这是‘右倾’;彭老总耐心地给他解释,说志愿军这个时候没有吃的、没有弹药,有的连鞋子都没有……连续打了三次战役战斗力一直也没补上，有的连队 100 多人还剩 50 多个人,所以我们已经元气大伤了,反复说明不能再继续追下去。这个拉佐瓦耶夫老摇头,就是听不进去这些理由。”杨凤安回忆。

拉佐瓦耶夫一再坚持:“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,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。”甚至提出“最好半个月内,志愿军有三个军向南进攻”,彭德怀说:“既然你们认为只要我军向南攻,美军就一定会退，我建议由仁川至襄阳以北的全部海岸线警戒和后方维护交通线，归中国志愿军担任。人民军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等军团共 12 万人已休整两个月,归你们自己指挥,照你们的愿望可继续向南前进。”拉佐瓦耶夫等人说:“人民军尚未恢复元气，不能单独南进。”彭德怀则回答:“你们去试验试验,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!”拉佐瓦耶夫等立即表示:“这不是好玩的，一试验就要付出好多万人的代价。”此时,杨凤安看到,彭德怀很生气地大声说道:“战争不是儿戏，不能拿几十万战士的生命去赌博!就这样定了,不南进追击。错了我负责,杀我的头！”

会后,拉佐瓦耶夫立即给莫斯科发电报,向斯大林告状,指责彭老总“右倾保守,按兵不动,不乘胜追击”。彭老总也把会谈情况发电报给毛泽东。“这种政治性的并且涉及国际关系的电报，一般是由我交给彭老总看完后烧毁;彭老总发给毛主席的绝密电报,也是少数领导人阅后发走。”杨凤安回忆。可是这一封发给毛泽东的加急绝密电报，彭德怀却指示交给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阅。杜平看到电文最后一段文字写着:“(根据)目前朝鲜战场形势,志愿军不能乘胜南进追击,错了我负责！”杜平把电报稿交给杨凤安,说:“看来彭老总真火了,快点发出！”

蓬帕杜夫人的珍藏

程庸

十八、久居此地危险

克拉克娜捧起元青花鼎说，元青花最能代表青花瓷的成就,而且元朝青花鼎很少见,尺寸很大,直径三十,画的是岁寒三友,典型的古代中国纹饰,虽然有些破损,耳朵掉了一块,腿足也损坏一点,但并不影响价值。

这么大的尺寸十分稀罕,烧造难度很大,如果拍卖,一定轰动。最重要的又是圆明园文物,中国人看得很重……

元青花一出现，李茗沁内心一下子翻腾起来,各种滋味混合一起,这么长时间来经常对这件元青花作出想象,器型巨大,色彩鲜艳,釉面滋润,如今终于见到了真品，虽然不是近距离看，但元青花发色纯正、绘画技术老到,果然气势压人。他内心又紧张,这种场合不应该展示元青花,如此珍品,万一现场出现混乱,就麻烦了。

林老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他旁边,悄悄说,很多人是冲着元青花来的，他们都知道这件是圆明园文物,中国人志在必得,刚刚还有人要克拉克娜单独把元青花拿出来拍卖。

林老板没出现之前,李茗沁已经有些忐忑不安,经他这样一说,李茗沁更是焦虑起来，这批珍藏里面，有否元青花,以往没有讲过,我也没有问,如果悄悄地进行,混在这批珍藏里面,倒是好事。但元青花今天露面了，场面还很张扬，确实是麻烦事。克拉克娜又没有明确说明,元青花是否属于这批文物,因此再搞一次拍卖也完全可能,要是这么多人竞争,再有人暗中顶价,那希望渺茫了。

克拉克娜请李茗沁讲几句话。

他微微颔首,沉默片刻,说首先谢谢克拉克娜的理解,最终让我得到这批珍藏。

反对!不能给中国人!这个国家至今还在破坏文化。反对！来淘宝的中国人多是生意人,根本不是保护文化。伯伦、大鼻子带领大家起哄。林老板悄悄说,克制,别理睬他们,只有克拉克娜说了算。哄闹了片刻,克拉克娜站在台阶上,沉默片刻说,请大家安静。但没有人听她的,有人说克拉克娜立场不对,不应该站在中国人一边。克拉克娜重重敲打了一边的桌子,安静!安静!请大家尊重我,这是我的财产,我有权利支配。克拉克娜示意李茗沁继续说。

李茗沁说,谢谢各位捧场,假如说这是一场游戏,我与太平先生是主角的话,那我要谢谢他,我俩搭档得还算顺利。比赛追求的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,现在看来,这个目的达到了。其实,我大老远来到欧洲,一方面寻找一些我们的文物,当然是为了保护的目的。另一方面,我也是来学习的,学习西方文化。我很想写一本文化交流方面的书，中国过去很发达,欧洲人曾向我们学习,但今天的欧洲更值得我们学习。刚刚克拉克娜小姐说的一番话,很客气,其实以现代视角看，荷兰文明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,荷兰比我国小得多,但胸襟不是以国大国小来衡量的，我认为克拉克娜小姐胸襟之大,令人敬佩。至于比赛前曾与几位朋友唇枪舌剑，多数是戏言,如有得罪,请原谅。

比赛结束，几位记者围拢了李茗沁,问这问那,你是否觉得意外?战胜了日本人是否很自豪？李茗沁回答说,这仅仅是一场商业买卖,没有考虑这么多,不存在自豪、战胜之类的问题。记者还是喋喋不休地问,特别是追问元青花，听说是圆明园文物?你对这段耻辱的历史有何感想?你是不是冲着这件文物来的?另一个记者在旁插话,李先生,买下这笔珍藏,需要很多的钱,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李茗沁说,是的,准备好了,至于是不是圆明园文物,还得研究,中国人擅长记忆,但也心胸开阔,懂得如何向前看。另一记者问,虽然克拉克娜宣布,你赢得这批文物,但你如何安全把文物运回国？有何打算?

李茗沁正要朝门口走,迪西奥、大鼻子等人上前拦住他。迪西奥说,现在欧洲学术界都认为迈森是欧洲瓷器发源地,其实发源地在我们意大利,是美第奇青花瓷最早试制成功,这批珍藏里面有几件美第奇皇家瓷器应该让给我。大鼻子则说,我们的塞夫勒瓷器才是真正的皇家瓷器,质量好,最有价值,我对其他品种没有兴趣,李先生,我出高价,你把塞夫勒瓷器让给我。

现场有些混乱,有人还在唱反调,李茗沁暗暗着急,得想办法早些脱身,久居此地危险。